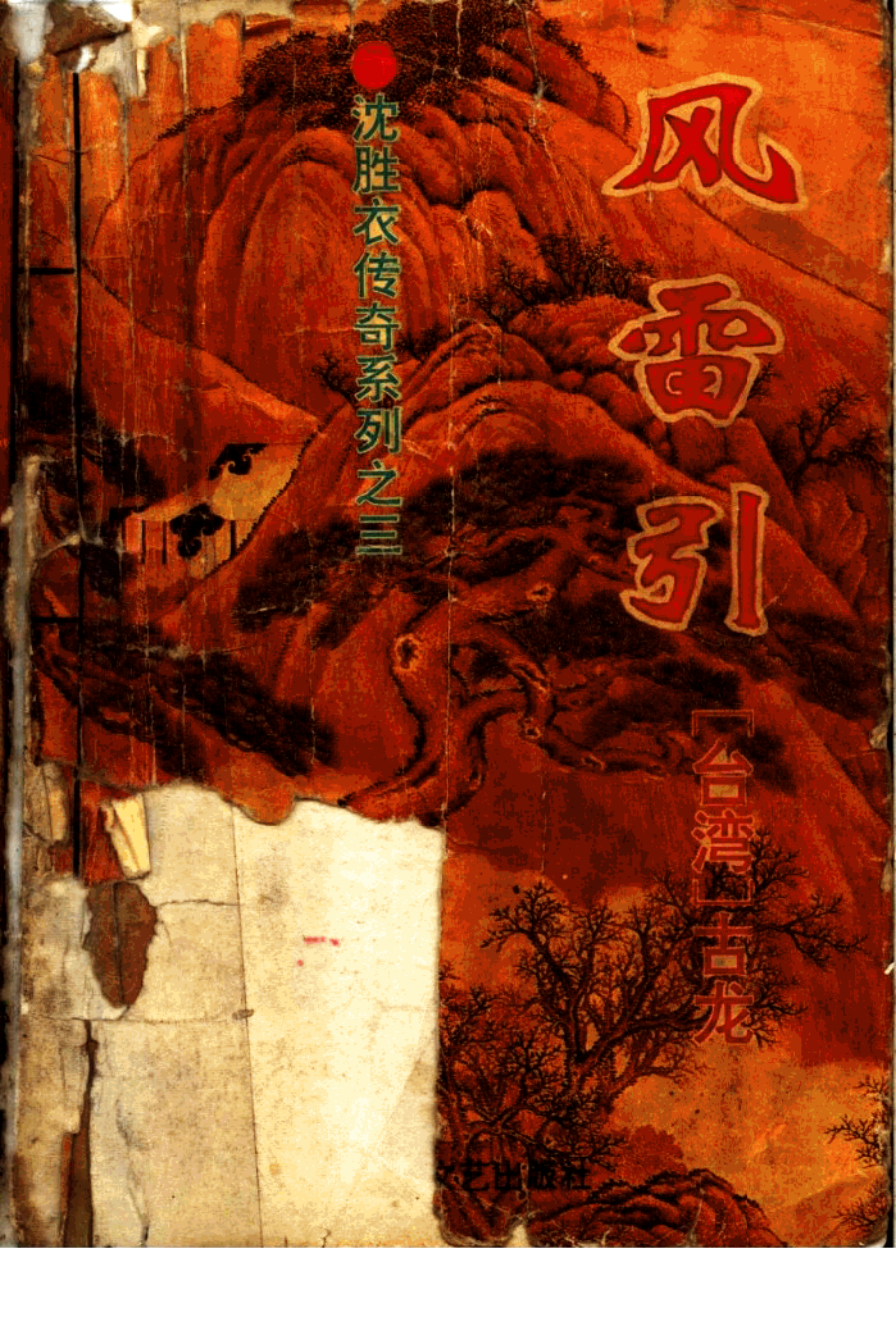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風雷引

● 沈胜衣传奇系列之三

「台灣」古龍

藝出版社

序

自从写了“小李飞刀”和“侠盗楚留香”之后，我的读者越来越多了，“古龙”的名字也越来越响。书店里陈列着我的书，电视里放着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和故事，街道上的音响喇叭里唱着“小李飞刀”的曲子，甚至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我同意让他的酒店名字叫“楚留香酒馆。”

我感谢读者的厚爱。对这两个人物我也有自己的看法。“小李飞刀”李寻欢侠义善良，但也有性格上的弱点。他感情脆弱，拿不起又放不下，爱林诗音，但又不愿向她吐露真情，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，用喝酒来打发光阴，消极、悲观、痛苦，一生都处于矛盾和悲剧之中，活得很累太不洒脱。

楚留香呢？他潇洒、风流、幽默、诙谐，游戏人间，行侠仗义。他能把一件极难办到的事做得很漂亮，这的确很绝，很令人神往。很多人认为我在小说开头写的一纸短笺最能说明问题：

闻君有白玉美人，妙手雕成，极尽妍态，不胜心向往之。今夜子时，当踏月来取，君素雅达，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。

这张短笺把一件盗取别人宝物之事，写得轻松、优雅、很有诗意，这就是楚留香的品格。

我有很多智慧很高、很有文学修养的朋友，他们一见到我总会问：“小李飞刀和楚留香写得真好，你为什么不

继续写下去，多写几集呢？”

我笑笑。

我只能笑笑。

小李飞刀已写到了极致，楚留香也写了八集，胡铁花也老了，怎么还能写下去？再写下去，也只能落入固定的形式中。

那么，我还写不写？

当然写！还要求变、求新，突破过去的陈旧俗套，重新尝试新的写法，塑造一个新型的侠客——沈胜衣。

沈胜衣，他不但有小李飞刀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，还有楚留香的飘逸潇洒、风流幽默，同时，又有他们的智慧和武功。小李飞刀是用刀，楚留香不用兵器，但沈胜衣却是用剑，而且是双手剑。

沈胜衣的故事曲折离奇，紧张刺激，而且很香艳，但绝不荒唐无稽，而是充满了爱与友情，慷慨与侠义，幽默与同情，希望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，能从书中受到启示，对这世上的人和事，看得更深些，更远些。

这是我写沈胜衣的最大愿望。

目 录

风雷引

七绝剑 (1)

壁 虎 (46)

中原无敌 (89)

第一次暗杀 (120)

动魄惊心 (135)

风雷引 (167)

无名山庄 (201)

水落石出 (235)

鬼 箫

箫声惊大地 (264)

剑气划长空

洞房成鬼域 (308)

鸳鸯惨偕亡

单身袭刺客 (350)

双雄决生死

剖析揭凶案 (390)

维护掩真情

七绝剑

风雷引

月明深夜中庭。

楚碧桐仍然独坐在大堂对门那面照壁之前。

在他的身旁，有一张紫檀矮几，在几上，放着一壶酒。

壶已空，杯中仍有酒，握在楚碧桐的右掌内。

这杯酒，斟下已很久，才喝去少许，楚碧桐在斟下这杯酒的时候，已一些喝酒的意思都没有。

现在他甚至已经忘记这杯酒的存在，目光并没有落在这杯酒之上。

也没有落在什么地方，他的眼睛虽然睁大，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也非独目光，血气彷彿都已凝结。

现在，他正陷入沉思之中。

夜风从门外吹进，风中带着杏花的清香，也带来远处零落而低沉的更鼓。

已经是三更。

方敲起三更，楚碧桐呆滞的目光，就变得灵活起来，他彷彿已冰封的面容亦有了变化，冷冷地突然一笑，开口道：“已经三更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他霍地举杯，仰首一口，饮尽杯中余酒。

冷酒就像是冰刀一样，刺入他的咽喉，他浑身的血气，亦彷彿因为这一口冷酒的刺激回复正常。

旋即他脱手掷出那只酒杯。

“叮当”的一声，酒杯碎裂在地上。

几乎同时，衣袂声响，一条人影飞鸟般在堂前凌空落下。

一落下，身形立即就稳定，稳如泰山。

是一个锦衣中年人。

堂中灯火辉煌，堂前也在灯光笼罩之下，灯光辉映中，来人那一身锦衣更见绚烂夺目。

楚碧桐的目光，却没有落在来人那一身锦衣上。

他见过比之更绚烂，更华丽的锦衣，却没有见过一张那么威武的脸庞。

锦衣人脸如重枣，星目剑眉，五缕长须犹自在风中飞舞。

楚碧桐的目光，就落在这张脸庞之上。

锦衣人也是盯着楚碧桐的脸庞。

四目交投，剑一样交击在半空。

锦衣人第一个开口，道：“你就是楚碧桐？”

楚碧桐淡然道：“我就是了。”

“很好！”

“不好！”

锦衣人大笑。

楚碧桐却面寒如水，道：“上官无忌？”

锦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大踏步走下堂前石阶，走进堂内。

楚碧桐“霍”地一拂袖，一张素白的信笺从他的袖子里飞出，刀一样飞向上官无忌。

上官无忌同时停下脚步，抬右手，拇食指一开一合，“哧”的正好将那张信笺夹在两指之间。

那张信笺，竟然刀一样继续抖动。

上官无忌脱口道：“好一手摘叶飞花！”右掌一挥，那张笺从他的指间飞出，半空中突然碎成了无数片！

楚碧桐看在眼里，心头一凛，道：“你更好！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否则我也不敢来找你！”

“信是你送来的？”

“在信末写有我的名字。”

楚碧桐目光一寒道：“柳东城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什么人也不是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他与你，既非亲，也非故，为什么你要替他出头？”

上官无忌反问道：“他与你，既无仇，也无怨，为什么你要杀他满门老幼？”

楚碧桐道：“因为他藏有一对碧玉马！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以我所知，那一对碧玉马，高足有一尺，无论玉质，刻工，都是世间罕有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有人说你是一个侠客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事实却是一个强盗，在江湖上，这已经并不是一个秘密。”

语声一顿，一寒，道：“然而，我的夺取碧玉马，杀柳东城满门，却是一个大秘密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可惜，天下间根本没有所谓秘密。”

楚碧桐追问道：“你是那里得来的消息？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柳东城一家老少六十七人，你只杀了六十六个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我记得，六十七人在我掌下无一幸免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你最好也记得，其中一人被你击下了井中。”

楚碧桐目光一闪，道：“他没有死在井内？”

“没有。”上官无忌道：“你知道他是谁？”

楚碧桐道：“柳东城的两个儿子之一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你的记性很好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他怎么会找你？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因为，我在别人的眼中——是一个侠客。”

楚碧桐冷笑道：“传言不错如此。”

上官无忌淡然应道：“纵使我并非一个真正的侠客也不要紧，而纵使我不来，别的人也曾来——其中总会有一个，是一个真正的侠客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你知否有所谓武林贴？”

楚碧桐耸然动容，道：“柳东城那个儿子，已经散发了武林贴？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你一些也不知道？”

楚碧桐不作声。

上官无忌再问道：“我是来找你的第一个接到武林贴的人？”

楚碧桐道：“不错！”转问道：“柳东城那个儿子又叫什么？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柳伯威！”

楚碧桐道：“现在在那里？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不知道。怎么？你要再杀他一次？”

楚碧桐冷冷的道：“这一次，我一定会特别小心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可惜，你现在就算将他杀掉，也没有用的了，接到他武林贴的人，绝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罢休！”

楚碧桐道：“这也就是所谓江湖道义！”

上官无忌点头。

楚碧桐忽然笑道：“他们若是找不到我这个人，却是不想罢休也不成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哦？”

楚碧桐道：“一个人要失踪，并不是一件怎样困难的事情。”

上官无忌恍然点头，道：“你既然送得信到来，当然已考虑到我会离开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当然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而且——我实在很想知道，你替柳东城出头的原由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——”

上官无忌替他接下去道：“你还不将我放在眼内！”

楚碧桐大笑。

上官无忌面无表情，冷冷的盯着他。

笑声陡然一顿，楚碧桐沉声道：“你信中若是写清楚乃接了武林贴到来，大家都好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那么你就会设法失踪？”

楚碧桐道：“有一件事，你也许不知道，我这个人最怕麻烦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若是接到武林贴的人都来找你，的确是麻烦得很。”

楚碧桐微一含首，道：“武林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因为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散发武林帖并无多大作用——这年头侠客已经不多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柳伯威是必也毫无信心，否则他应该在散发武林帖之后，等你们与他联络，然后联袂来找我讨

一个公道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幸好他没有这样做，否则消息传到来，你还会留在这里？”

楚碧桐再问道：“你真的只是为了替他讨一个公道到来？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难道你以为我是为了那一封碧玉马？”

楚碧桐笑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事情倒简单。”双手倏的一拍。

两个青衣仆人，应声从屏风后面左右转出，各捧着一个紫檀木盘子，上面盖着一块锦布，当中隆起一团。

楚碧桐双手即时一振，双袖蝙蝠一样飞起，劲风过处，那两块锦布一齐疾飞了起来。

锦布下，是两只碧玉雕琢成的马，栩栩如生，晶莹而夺目。

上官无忌目光一落，道：“这就是那一对碧玉马？”

楚碧桐道：“正是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果然是价值连城之物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你若是喜欢，尽管拿走。”

上官无忌一怔。

楚碧桐连随一摆手，那两个青衣仆人看在眼里，不用吩咐，将手中捧着的紫檀木盘子上上官无忌面前那张八仙桌上放下，左右退开。

上官无忌目光闪动，三步上前，道：“这对碧玉马当真只要我喜欢，就可以拿走？”

楚碧桐笑道：“请！”

上官无忌也不客气，伸手抓向其中一只碧玉马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两个仆人，身形倏的飞起，手中同时各自多了一支锋利的软剑。

“嗡”一声软剑抖得笔直，那两个仆人相距既近，身形飞起，软剑飞出，已可以刺中上官无忌！

上官无忌一只手，那刹那已抓住一只碧玉马，出其不意，实在不容易闪避。

可是，却也就在那刹那，上官无忌抓碧玉马那只右手已然一松，旋即一挑！

他的右手也挑起，两手双飞，拇食指一捏，竟然就将刺来的那两支软剑的剑尖捏在两手拇食指之间。

这出手何等迅速，这判断何等准确，这胆量又是何等惊人！

那两个仆人的身形凌空未落，陡然一顿，竟就停留在半空。

他们只道手中剑必然刺在上官无忌的身上，那知道却变成这样，那刹那的惊讶实在难以形容，不由都一声惊呼！

楚碧桐同样大吃一惊，却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，身形一动，箭矢也似离椅射出！

上官无忌一声冷笑，双手陡振，拇食指亦松，“飒”然破空声响中，那两个仆人连人带剑给他震飞，齐跌在地上。

上官无忌的身形同时暴退，一退三丈，凌空一个翻滚，已落在堂外院子里。

楚碧桐几乎同时落在上官无忌方才置身的地方，双掌十字划出！

一划落空，身形再起，衣裾破空声响中，亦射出院子，正好落在上官无忌的面前。

上官无忌一声：“好身手！”双掌一分，外罩长衫随之脱落，“呼”地飞起，落在一株树的树枝上。

长衫的下面，是一袭锦绣劲装，在他的腰间赫然挂插着一长六短七支剑！

剑短不过一尺，剑长却逾三尺。

楚碧桐目光落在上官无忌腰间那七支剑之上，道：“你果然真的是七绝剑上官无忌。”

上官无忌冷笑道：“难道你以为我是别人冒充上官无忌？”

楚碧桐道：“有些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你纵然人是假的，剑却毫无疑问是真的。”

上官无忌双手有意无意的在腰间七剑之上抹过，道：“能够得到七绝门这七支剑的人，根本不用冒充别人的名字。”

那七支剑装璜，都是非常名贵，剑柄上各嵌着一颗宝石，闪亮夺目，一看便知道俱都是价值不菲。

楚碧桐目光纵剑上伙回上官无忌面上，道：“而且，若非七绝门中人，得到这七支剑也无用。”

上官无忌冷笑道：“七绝门之中，每一代只收七个弟子，七个弟子之中，只有一个获传这七支剑与及七绝剑术。”

楚碧桐道：“据说是的。”

他仰眼望天，接道：“能够见识一下威震武林的七绝剑法，亦未当不是一件好事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如此，你还等什么？”

楚碧桐忽然一笑，道：“你耐性并不太好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少废话！”

楚碧桐面色一沉，左手“霍”一抬，两道寒芒疾向上官无忌飞去！

那是两个青衣仆人手中的软剑。

他们已站起身子，左右掠至楚碧桐身旁，一见楚碧桐手一抬，立时发动攻势。

从两人的身手看来，虽然算不上是什么高手，但亦不至于要做仆人，那一身仆人装束，无疑不过在掩饰两人的身份。

上官无忌若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，不难就会被他们所算，可惜他非独小心，临敌经验也丰富，武功之高强，更远在那两个人之上。

方才那两个人出其意之下都暗算不到，现在更难以得手的了。

剑未至，上官无忌的身形已到掠了开去，一掠一起，倒跃上旁边一株梅树的横枝之上，一面道：“你们并不是

楚碧桐的仆人。”

一个仆人道：“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与我当然没有，与你们却是有的。”

一顿接说道：“你们若是仆人，今夜我未必会杀你们。”

楚碧桐插口道：“好像我这种该死的坏人，手下当然也是该死。”

“不错！”上官无忌没有否认。

楚碧桐道：“上官大爷既然有意杀你们，你们不杀他，如何对得起自己？”

那两个青衣仆人齐声冷笑，身形如箭般齐射向上官无忌，他们的轻功居然也很不错，人在半空，剑齐刺向上官无忌左右双肋。

上官无忌即时一声：“着！”右手一挥，一道闪亮的剑芒，疾打进其中一个青衣仆人的咽喉！

他腰间六支短剑之一，不知何时已然扣在手中，看准了那个青衣仆人的咽喉，把握时机，一出手，立即射入那个仆人的咽喉之内！

那个仆人目睹剑光飞来，竟然闪避不开，闷哼一声，半空中跌下，当场气绝！

另一个仆人的软剑这时候已刺至，眼看便要刺入上官无忌的左肋，可是那刹那上官无忌的身子陡然一侧，剑就从他的左肋下穿过！

他的左手几乎同时疾向前伸出，六支短剑的另一支

已握在他的左手之中，“夺”地刺入了那个仆人的咽喉！

一剑绝命，那个仆人半空中如遭电极，浑身陡然一顿！

剑一刺入立即抽出，一股鲜血如箭般从那个仆人的咽喉激射出来，手一松，凌空飞堕向地面。

上官无忌彷彿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一样，神色无异，那双眼就盯住了楚碧桐。

楚碧桐也一样无动于衷，那两个仆人的死亡，就好像一些关系与他也没有。

上官无忌盯着他，忽然问道：“你看清楚了？”

楚碧桐道：“没有。”

上官无忌道：“可惜你就只有这两个手下。”

楚碧桐冷然一笑，霍地拂袖！

院子中的三叶花木即时一分，三个黑衣人从中射出，人手各一支长剑，“嗤嗤”破空声响中一齐向上官无忌刺到！

上官无忌的身子，立时离开那条树枝，凌空风车般飒地一转！

三支利剑迅速从他的身旁刺过，剑光辉煌，那条树枝在剑光中断成了六截！

这三个黑衣人的身手，比方才那两个青衣仆人显然又胜一等！

上官无忌半空中一声冷笑，道：“这三个还不错！”

语声未落，人已落在旁边的另一株梅树上，双脚往

树干一蹬，身形甫落又飞起，回向那三个黑衣人掠去！

那三个黑衣人手中剑落空，身形齐落在那株树之上，耳听风声，齐皆回头，左手往树干一拍，借力飞身，三个人三支剑，“晶”字形凌空向上官无忌射去！

也就在这刹那，“嗡”一声龙吟，上官无忌右手拔出了腰间三尺长剑！

“叮叮叮”三声，上官无忌一剑三招，彷如三支剑同量刺出，凌空震开了刺来的三支剑，左手一翻，扣在掌中那支短剑“嗤”的脱手射出，射入了左面那个黑衣人的咽喉！

他右手三尺长剑旋即一挑，挑飞当中那个黑衣人手中的利剑，再一送，“哧”地刺穿了那个黑衣人的心胸！

闷哼声响，两个黑衣人气绝毙命，尸体凌空飞堕，最后一个黑衣人看在眼里，惊魂未定，一道寒芒已然迎面飞来！

也算他手急眼快，右手剑及时一划，“叮”的一声，居然给他将那支剑击落。

他方待吁一口气，“哧”一声破空声响，又一道寒芒飞来！

这一次非独有剑，还有人，上官无忌左手再拔出六支短剑之一掷出同时，连人带右手长剑亦向那个黑衣人飞射过去！

那个黑衣人才击落飞来的那支短剑，上官无忌右手长剑已飞刺到来了。